

我的苏联兄弟

保尔·蒂雅著



文学小丛书
我的苏联兄弟

保尔·蒂雅著
李梅譯

7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音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字第002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局印行

書名1108 字數 59,000 开本 787×1092 精裝 50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

印数0001—10000册

定价(2) 0.21元

前　　言

保尔·蒂雅生于 1914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人民抵抗希特勒德国的英勇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作品虽不多，但没有一部不是反映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号召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优秀作品。1945 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一本揭露毛滔森集中营内非人生活的小册子。1947 年出版的“夜间的战斗者”和 1949 年出版的“归来后的玫瑰花”是以抗德运动为主题的。“夜间的战斗者”描写法国人民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归来后的玫瑰花”揭露战后法国政府迫害抗德人士的反动行为。此外他还写出了一本揭露出卖国家机密的叛徒行为的小册子“保尔先生的机密”（1950 年出版）和一部描绘反对侵略越南战争的英雄亨利·马丁的小说“自由的海员”。

这两个短篇是从他 1953 年出版的“胜利者”一书中选出。“胜利者”全书是描写澳大利亚境内帝罗尔

山中的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关着一万五千名俘虏，有法国人、苏联人、捷克人、波兰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作者保尔·蒂雅就是其中的一个。书中所描写的情形是有实际的材料作基础的。作者主要描写了两种人物：俘虏和管理集中营的人，他把他们心理上和行动上典型的阶级本质完全暴露了出来。

“我的苏联兄弟”，就政治意义和艺术形式来说都值得反复细读。它使我们体会到苏联人民忘我的牺牲精神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赛尔格伊·戈比多夫这个英雄人物也会清晰地铭刻在读者脑中。

“山顶上的工作组”是和其他描写集中营的小说有所不同的。它不单单刻画管理集中营的法西斯党徒灭绝人性的凶残兽行，而主要是生动地表现集中营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帮助其他被俘的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使我们对共产党发生无比的敬仰和热爱，对人类未来的光明产生更坚定的信心。这篇的另一特点是通过集中营解放的过程，预见地指出了美帝国主义在战争激烈时

期已經遍布特务收集情报，卑鄙无耻地破坏共产党的崇高任务。从这个短篇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当苏联军队迅速帮助被侵略国家进行解放的同时，美国军队的主要目的却在搜罗反共情报。他們到了帝罗尔集中营，除带走了七个他們的爪牙外，对营中的俘虏未給予絲毫帮助；如果不是共产党地下組織奋不顾身对留守的納粹党卫軍作了及时的防御和英勇的攻击，这一万五千名死里逃生的俘虏将不免全部死于几十个納粹党卫軍的魔手之下。

“文学小丛书”第一辑

- | | | |
|-------------|-------|---------------------|
| 1. 詩經選譯 | 余冠英譯 | 23. 伊則吉爾老婆子 |
| 2. 萬謠今譯 | 郭沫若譯 | 高爾基著 |
| 3. 賽娥冤 | 关汉卿等著 | 24. 馬雅可夫斯基詩選 |
| 4. 杜十娘 | 馮夢龍原編 | 戈寶权等譯 |
| 5. 呴 喳 | 魯 迅著 | 25. 烟斗 納吉宾著 |
| 6. 女 神 | 郭沫若著 | 26. 在丛林中 阿拉米列夫著 |
| 7. 春 蚕 | 茅 盾著 | 27. 烟 柯諾普尼茨卡著 |
| 8. 月光曲 | 田 汉著 | 28. 白奴的故事 克里昂加著 |
| 9. 李有才板話 | 趙樹理著 | 29. 狼 韓雪野著 |
| 10. 王貴與李香香 | 李 季著 | 30. 一把小麦 |
| 11. 买牛記 | 康 灑著 | 普列姆昌德著 |
| 12. 村 仇 | 馬 烽著 | 31.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
| 13. 地雷陣 | 邵子南著 | 小林多喜二著 |
| 14. 阿細人的歌 | 光未然整理 | 32. 薔薇園 隆 塵著 |
| 15. 誰是最可愛的人 | 魏 巍著 | 33. 高利貸者 巴爾扎克著 |
| 16. 白兰花 | 乔 林著 | 34. 羊脂球 莫泊桑著 |
| 17. 半夜鶲叫 | 高玉寶等著 | 35. 云雀 雪 萋著 |
| 18. 我的師傅 | 唐克新等著 | 36.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著 |
| 19. 桥 | 劉澍蕙著 | 37. 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 |
| 20. 百合花 | 茹志鶴等著 | 38. 沉默的村庄 布萊德爾著 |
| 21. 五月之夜 | 果戈理著 | 39. 乡村騎士 維爾加著 |
| 22. 第六病室 | 契訶夫著 | 40. 賢勞格英雄傳說（冰島古代傳說） |

“文学小丛书”第二辑

- | | | |
|------------------|-------|-------------------|
| 41. 史記选 | 司馬遷著 | 62. 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 |
| 42. 唐宋传奇选 | | 63. 杜布罗夫斯基 普希金著 |
| 43. 可爱的中國 | 方志敏著 | 64. 馬沒有罪过 柯丘宾斯基著 |
| 44. 孩兒塔 | 殷 夫著 | 65. 两个女伴 波列伏依著 |
| 45.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 | 66. 米基达·布拉图斯 |
| | 胡也頃著 | 岡察尔著 |
| 46. 短褲党 | 蔣光慈著 | 67.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
| 47. 諸爾曼·白求恩断片 | | 雷特海烏著 |
| | 周而复著 | 68. 歌謠选 密茨凯維支著 |
| 48. 黄河水 | 阮章竞著 | 69. 七个銅板 莫里茲著 |
| 49. 海員朱宝庭 | 雷 加著 | 70. 丹娜 吉亚泰著 |
| 50. 新的家 | 艾 薰著 | 71. 两亩地 泰戈尔著 |
| 51. 童話的时代 | 华山等著 | 72. 我不能死 錢达尔著 |
| 52. 在和平的日子里 | 杜鵑程著 | 73. 卡里来和笛木乃 |
| 53. 典型报告 | 李德复等著 | 伊本·穆加发著 |
| 54. 汽笛(工人詩歌120首) | | 74. 虹 奧麦尔·賽斐丁著 |
| 55. 井崗山上的故事 | | 75. 我的心呀在高原 彭斯著 |
| | 朱良才等著 | 76. 鋼花 安德烈·斯梯著 |
| 56. 潘虎 | 邓洪等著 | 77. 我的苏联兄弟 |
| 57. 我的一家 | 陶 承著 | 保尔·蒂雅著 |
| 58. 倔强的紅小鬼 | 黃明等著 | 78. 敗坏了赫德萊堡的人 |
| 59. 紅色歌謠 | | 馬克·吐溫著 |
| 60. 進步調 | 徐琳等著 | 79. 伐木者,醒來吧! 聶魯达著 |
| 61. 牛郎織女笑开顏 | 金芝著 | 80. 汗和鞭子 紀 廉著 |

目 次

我的苏联兄弟.....	1
山頂上的工作組.....	43

我的苏联兄弟

—

我在这段时间里竟絲毫沒有作用了。我什么也不象，簡直等于“零”，我成了一个废物。在我自己的躯体上，我要費的心思太多了，要解脱我自己的苦难，很不容易。可是在我的身旁总有一个兄弟般的手来帮助我，提我一把，給我說一句安慰的話，象雷蒙对我說的那句話：“事情还不一定……。”他們好象有时还把这句話一个传一个地传下去，在我的周围到处洋溢着溫暖的友誼。有一些話我們說了出来，但我們却不知道它将产生什么效果，也不知道它所包含的意义到底有多少深和多少广。雷蒙的那句話，还有其他的許多話，长久地帮助着我；直到今天，我还永远忘不掉。这些話中的每一句都指引着我走向新的旅程。

我不是一下子就变成瞎子的。最初的几天，无非是我的眼睛所看見的东西都走了样。当然罗，不仅是我眼睛昏花了，而是我的脑子昏迷了，我已不知道究竟我的身体在什么地方，我是怎样地躺着的。

雷蒙，他把病历釘在我睡的草垫的那一头的木板背后，他并没有注意到我是在用怎样的眼光看着他和那张病历。我饑得嘴里一直流口水。对于我，那病历象是一块白色的乳酪，一块极大的乳酪，对每隔一小时就来看我的皮埃尔，我总詫异地問道：

“什么原因，要給我白乳酪吃？”

皮埃尔开始是张大眼睛望着我，但很快地恢复了鎮靜。每次他对我总是重复了那句話——这句話，我一生也忘不了的：

“不是乳酪，那是你眼睛里的髒东西！”

我覺得有趣的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弄錯了。同时，当我看到其他的床位好象豎立在墙上时，我也不認為是我的幻覺。只是这样的現象，不免使我开动脑筋了。我心想：这些家伙还能躺在上面，想来他們是被綁着的。在我床鋪两旁，所有的人，全象釘在十字架上一样，这真使我害怕呵！尤其是其中

有好多人曲着膝盖，我竟覺得是他們发涨的肚子把他們的被子撑得这样高的。于是我又想：“他們的肚子涨得这么高，想来一定病得很厉害，比我病得更厉害！”这些朋友，我替他們难受。既然我能替別人难受，我得出結論：我不比他們难受，那我就不会死。大家也都是不会死的。

“不要难过，”皮埃尔对我說，“一点关系也沒有，就是你眼睛里的髒东西。”

我睜开眼来——是早上醒来呢，还是白天某一个時間昏睡后呢，我記不得了——我发觉雷蒙与朱利恩在我的床前站着。

“還沒有完呢。”雷蒙說道。

他們两个人奇怪地看着我，样子很担忧。他們以为我已經不能辨認脸部的表情了嗎？朱利恩走到我面前来，摸了摸我的臉頰，翻了翻我的眼皮。天哪！真严重了！一般說來，將死的人的眼皮才需要翻过来看呢！

“我們把你換一个屋子，”雷蒙对我說，“只在那裡住几天。”

朱利恩已經走了。他回来的时候，就帶着两个

抬着担架的人。“讓他躺好，”朱利恩說，“不要着了涼。”这使我有点放心了，因为如果对一个要死的人，就用不着那么小心。可是为什么要我換屋子呢？

两个人把我从鋪位上搬到担架上。人将死而未死、同时还在希望痊愈的时候，离开一个住过的地方是痛苦的，可怕的。

“跟我一起走，雷蒙。”

两个人向前走着，把我在担架上搖呀搖的。雷蒙戴着帽子，穿着白衣服，在我身边走着。我們出了号房。好冷呵！千万个針在刺着我的脸。我又聞到了雪与松树的气味，在这时候，我覺得这个气味好聞，那是一种健康的、自由的气味。我非常想同伙伴們在一起站到点名广场上透一下空气。

看得見焚尸爐了；我們穿过面前的院子，那些赤条条的尸体排得整整齐齐的，好似森林开采地上一叠叠的木材堆。那些尸体，有早晨送来的，有中午送来的，也有晚上送来的。要接着次序，有計劃地焚烧。雷蒙想不讓我看見，可是那場面太大，遮掩不了。再有那来自焚尸爐里的那种烧糊了的冲鼻子的牛角气味，雷蒙是不能阻止我的鼻子聞到的。

“別难过，我們把你送到传染病房里去歇几天。”

他真想得周到！事实上我并不那样难过。几个星期以来，我好象到了我的末日，可是这末日总是一再拉长。好象我还沒有死的理由！

传染病房正在焚尸爐的对面，只隔着一个院子，每日里担架在这两对面川流不息地来往着，真是机械化的出品！这实在不是好受的地方。我們在門口等了五分鐘，为了讓半打担架抬人出来。我当时很想在雷蒙面前开个玩笑，說句俏皮話。他就可当作我的所謂“遺言”来告訴別人。譬如說，我想对那些躺在担架上的尸体說：“敬礼，伙伴們！待会兒見！”可是，在我心底里，一点也沒有开玩笑的心思。我的遺言，我还不想說呢，我一点也不用忙呵。

那个传染病房的管理員，我知道他是个头号的混蛋。可是当他看見雷蒙的时候却鞠着躬，好似腰部都要弯成两段一样。

“教授先生！”他含糊地叫道。

他指着最漂亮的鋪位讓我躺下。他甚至还在我身上加了一床被。

“他是我的朋友，”雷蒙說，“你好生照顧他。”

“是的，教授先生！”

雷蒙還在我床邊站了一會兒，他很不願意離開我。我提起勇气來對他說：“好了，你可以走了。”他在这里沒有什麼事。要是傳染上什麼病，事情就不好辦了。絕不應當叫他這樣！他在这醫療室替几百個人治病。他的生命比我的要重要得多。他等什麼呢？也許在等我問他我什麼病吧？他不敢對我講。

“嚴重嗎？”

“是的；不過不見得比你曾經遭受過的更嚴重。這只是一般的傳染病：丹毒影響了你的頭部。並且一定還有……”

“什麼？”

“傷寒。”

“是不是快死了？”

“問題比較多……。你得咬緊牙關忍受。我會時常來看你的。等你好一點後，我們再給你的頭部開刀。”

他彎下身來，緊握了一下我的胳膊，大大方方地走了。

我在窗後看見他的身影掠過院子。我突然一下

子感到孤单，被人遗弃了似的。“你得咬紧牙关。”我的牙床已经在发痛了。一个人住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木屋里。是不是这一下子就真正是我的末日到了呢？那些担架队在我面前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我内心里在对那些出去的人说：“伙伴们，待会儿见！”这句话是多么地使人忧伤和痛苦！那是一种懦弱的表示。即使我要死也用不着说这一句话；这是一句叛逆的不可容忍的语言。雷蒙对我说过：“等你好一点后，我们再给你的头部开刀。”那就是一个希望。那些希望的词句，我脑袋里有的是……“事情还不一定……”“你得咬紧牙关”……那从心底深处发出来的懦弱的声音是应该加以控制的。我下定决心，不让这句话从喉管里透出来。

我没有力气动弹，也不想动弹，我已不能随便使用力气。这屋子的空间不在我的思想范围之内，我自己的空间就已经够了。我也不注意我周围的无边际的惨象；我有我自己的不幸。担架还是那样来来去去。转过眼来再看一看那刚才我从那里看雷蒙去远的那扇窗子，我又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担架。

我漸漸地想睡了——這對我說來是最好的事。在我的心的深處好象有一個聲音在歌唱。歌詞模糊不清。我很詫異，何以在內心里有這樣大的声响，這真超出了我的思想範圍。我終於發覺了，原來並不是我在唱，而是睡在我旁邊的那個人在唱，就是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加以注意的那個人。他唱得很低很低，歌聲只是圍繞在他的嘴邊。那是為他自己而唱的歌，歌名：“游击队員”。我低声地在我的腦子里加上几句我知道的歌詞：

在許多城市和鄉村里，
游击队員們站起來了……

我很低聲地叫道：
“是法國人嗎？”
那人繼續唱他的歌，不答一句話。我這一次又用俄文叫道：
“是俄羅斯人嗎？”
那微弱的歌聲停止了。一時沉默下來，我的心臟幸福地跳動着。我又找到了一個兄弟了，因為那